

中国民间文化探幽丛书之四

何松山
编著

碑石探幽



东南大学出版社

0101183

中国民间文化探幽丛书

碑 石 探 幽

何松山 编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责任校对：陈阿明

碑石探幽

何松山 编著

*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 210018)

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印刷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75 字数 150 千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ISBN 7—81050—111—9/K·2

定价：10.00 元

(凡因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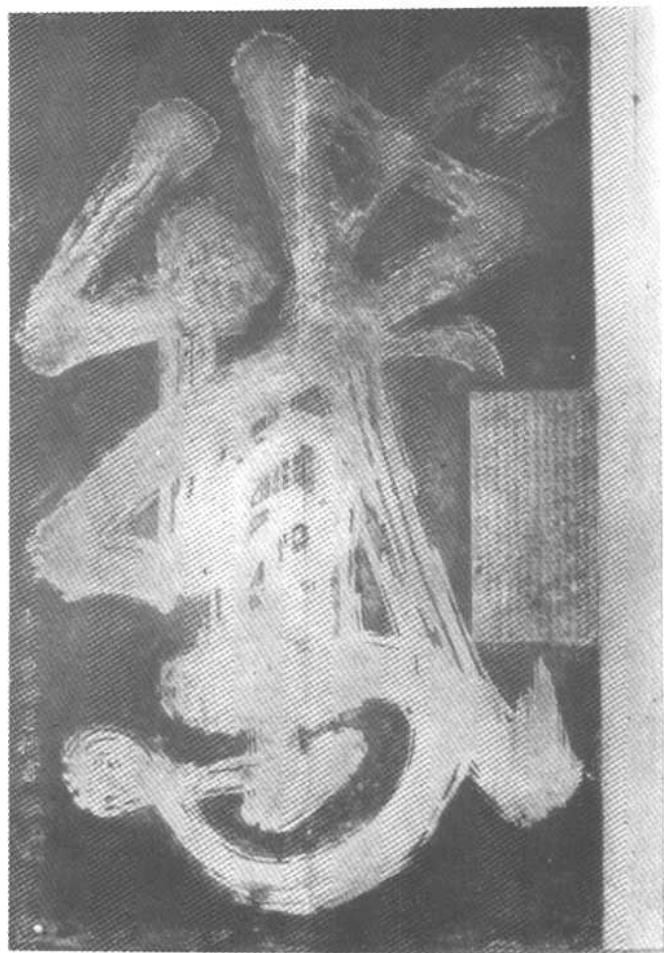
内容简介

本书从理论上探讨了中国碑石文化的缘起及与之有关的种种文化现象，介绍了历代有名的形形色色碑石，蔚为大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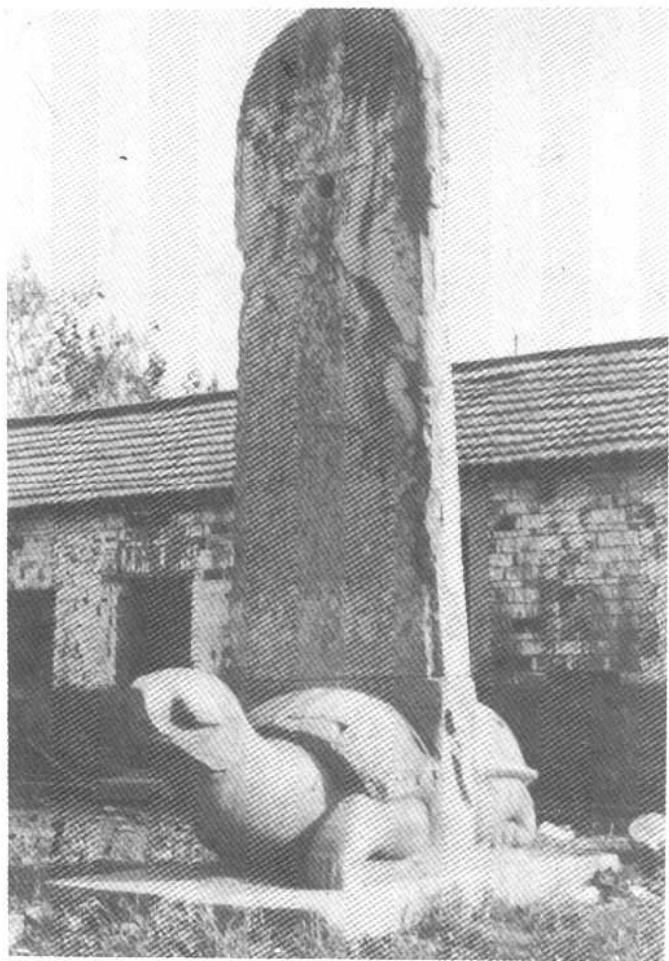
中国民间文化探幽丛书 编委会

主编：陶思炎

编委：萧 兵 叶舒宪 周 星
何 勇 万书元 姚宝琯



晋·王羲之“鵞”字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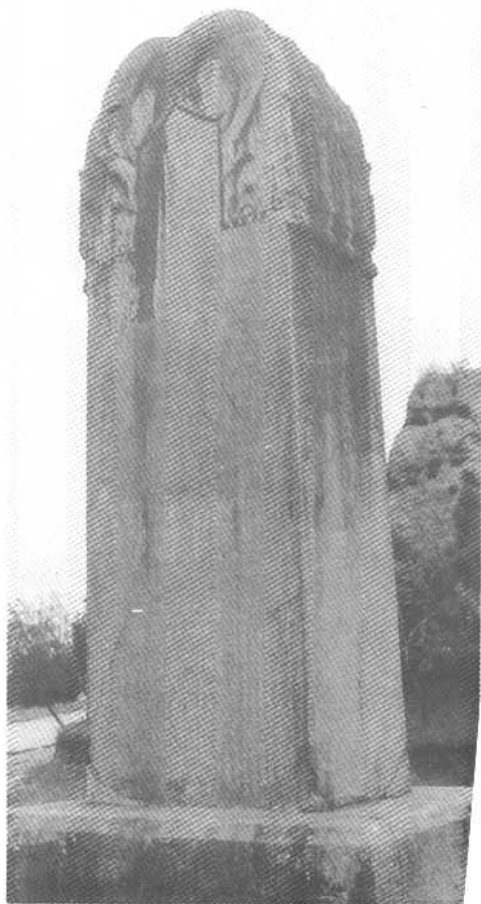
梁·蕭白英墓石刻



梁武帝为莫愁女写的德碑



北魏·张玄墓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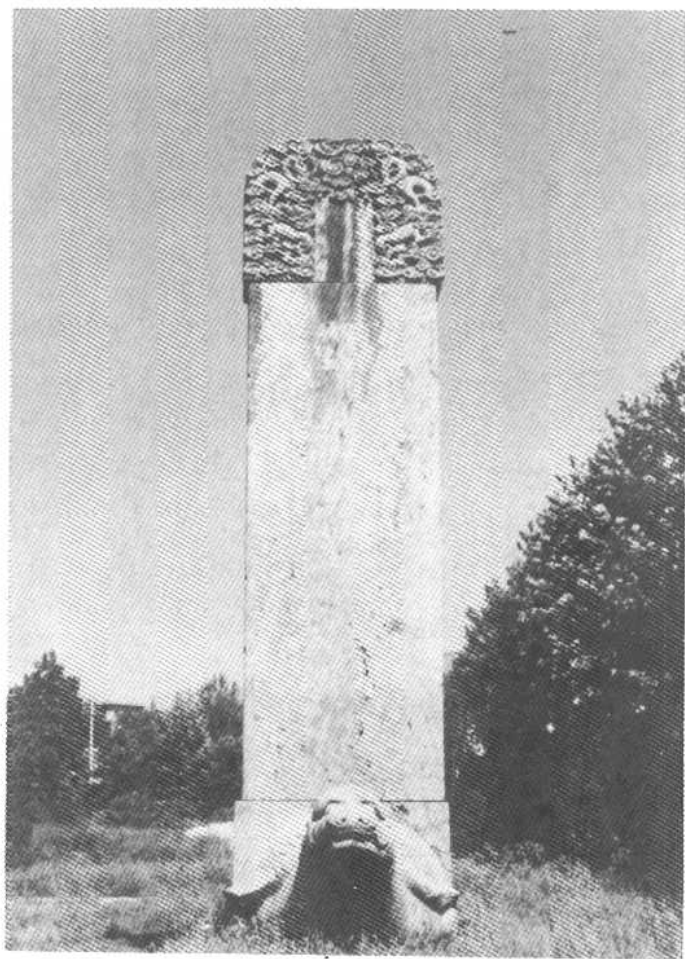
唐·乾陵无字碑



宋·墓志拓本



明·蔚氏墓志盖拓片



明·中山王徐达碑

总 序

民间文化是一方丰饶绚丽的园田，人类文化艺术史上一切引以自豪的奇葩、巨树，大多根植于它的沃土，并因其内蕴丰厚、基础深广而葆有无尽的魅力和持久的生命。

民间文化是集体的创造，是民族的或地方的生活传统的组成部分，它全面展现在物质的、社会的与精神的层面上，满足着人们的各种实际需要。这些需要不仅体现了文化的功能价值，而且还导向新的追求，推动了新文化的创造。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在《文化论》中指出：“文化即在满足人类的需要当中，创造了新的需要。”民间文化正是伴随着民间生活的需要而发展的，由于生活本身的不断更新及其与上层文化间永不停息的交互作用，故而不断产生着新的形态，并形成新的价值取向和类型体系。

民间文化是在一定社会氛围中世代传习的行为模式，具有突出的社群性、功用性和传承性的特点。所谓“社群性”，即指民间文化依存于一定的人群，并以集体的认同与习得为存在的前提。所谓“功用性”，即一切民间文化事象都有其内在的功能，都直接或间接地满足着人们的需要，只要它还见存留，总有其实际的作用，绝不存在毫无功用的文化事象。所谓“传承性”，即民间文化作为集体的创造，已融入了民间的生活，并作为“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具有易于传习的共性，其中既有共时性的因素，又有历时性的成分。

民间文化究其性质而言，是一种工具，即在主客体间发挥着中介的作用。所谓“主体”，指创造并享用文化的人类；所谓“客体”，指被人类改造的自然、人类的社会群体以及人的自我精神，它们之间的沟通需借助文化的手段，或者说文化消除了它们的隔

DP67/12

膜，使人类在自然世界、人类社会和自我精神的“对立”中找到了和谐。民间文化正是具备了这一“和谐”才现露出醇厚的韵味。

民间文化的范围广泛，它包括民间风俗、民间工艺、民间艺术、民间科技、民间组织、民间宗教、民间文学，以及其他民间知识等。我国学术界多以“民俗学”的学科概念统领民间文化，其范畴常常超出“风俗”之外。近年来，我国民俗学界泰斗、恩师钟敬文教授曾多次提出用“民间文化学”代替“民俗学”的名称，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赞同。

由于民间文化多以象征的、类比的、联感的方式，透过外显的符号系统传导潜隐的功能意义，因此其事象虽多浅近，却又有不少奇奥难解之处。其中，某些源于远古的神秘物象与事象虽至今仍略可见，但因其潜含的心象或意象的淡化与变易，其真义变得更其隐秘和模糊。这样，人们对身边的民间文化事象虽可感而见之或习而行之，却难明所以，周身缠满了莫解的谜团。

“中国民间文化探幽丛书”的编纂，就是要对人们熟视无睹或莫知其详的民间文化现象作出源流或隐义的揭示，既揭谜破译，又阐释解析，以展现中国民间文化的丰厚精深及其无穷魅力的奥秘，同时普及民间文化知识，唤起人们对自身生活的关注与理解。

“中国民间文化探幽丛书”由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国内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分头撰写，首批推出《风俗探幽》、《祥物探幽》、《碑石探幽》和《神话探幽》。本丛书以知识性、趣味性、学术性为主旨，以普及中国民间文化知识为追求，在选题上注意从专题入手，在写法上则注意从具体问题落笔，以求单刀直入地对问题作出深入浅出的探析，从而服务于全社会的广大读者。

中国民间文化既是一方绚丽的园田，又是一座尚未充分发掘的宝库，它不仅具有认知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同时也能加以开发、应用，使之为当代生活增色、添彩。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青年朋友和热心的人们来到中国民间文化的神奇宝地，

一同来探幽寻胜，并在这百花吐艳的园田中洒下辛勤的汗水。

陶思炎

1995 年 1 月

于三通书屋

目 录

绪 论

形制篇

碑型探原 (15) 墓志 (17) 巨碑 (20) 袖珍碑 (24)
卧碑 (26) 四面碑 (30) 双色碑 (33) 石刻文字
(34) 毁碑 (37) 碑林热 (40) 现代碑石 (44)

风土篇

官箴碑 (49) 法典碑 (52) 路规碑 (54) 水则碑
(57) 学规碑 (59) 界碑 (62) 环保碑 (64) 养生碑
(66) 告示碑 (69) 药方碑 (71) 教坊碑 (73) 石经
碑 (75) 计时碑 (77) 画像碑 (79) 植物碑 (83)
戒碑 (86) 记灾碑 (88) 巨字碑 (90)

人物篇

音乐家纪念碑 (95) 尊师碑 (97) 爱情碑 (99) 感恩
碑 (101) 海外华人碑 (103) 异国使节碑 (106) 埋入
地下的墓碑 (108) 供奉在家的墓碑 (111) 遗嘱碑
(113) 豫让碑 (115) 记错碑 (117) 记罪碑 (119)
虚假碑 (123) 墨碑 (126) 耻辱碑 (128)

奇珍篇

改革感恩碑 (131) 无字碑 (133) 书法碑 (138) 证史

碑 (142) 奇字碑 (145) 诗碑 (148) “丘八”碑
(151) 对话碑 (153) 三绝碑 (155) 一字碑 (157)
集字碑 (159) 图碑 (161) 有句读的碑 (164) 化石碑
(166) 雾碑 (167) 动物纪念碑 (169)

后 记

绪 论

中国碑石文化

沈利华

“碑者，悲也”。近世所谓的碑，主要是指墓碑和追颂先贤功德的纪念性刻石。其实，最早的碑是极其简单的，其原始意义不过是先人特意树立的石条而已。《说文》石部“碑，竖石也。”其上并没有刻字，用途也与后世的碑石大相径庭。下面，我们先对碑石的源起作一简单的考察。

《仪礼·聘礼》：“上当碑南陈。”郑玄注云：“宫中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从中可知，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宫室及宗庙的庭院中都竖有这样的石柱、石条。其用途一是用来观察日影，推断时间；二又用来拴系东西，在宗庙里用来牵拴祭祀的牲畜，以便宰杀时取下毛和血去献尸。《礼记·祭义》中载有系牲于碑的礼仪：“祭之日，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于碑。”“丽”通“徂”，即拴系。君主亲自牵着祭祀用的牛羊牲畜，进了宗庙门以后，就随手把它系在院中的石柱上。此外，当时贵族殡葬时，因墓穴较深，在墓坑边上竖立一些木桩，下棺的时候，用绳索将棺槨的四端系结在桩上慢慢放下。这种木桩古称为“丰碑”，其为木制。《礼记·檀弓下》郑玄注云：“丰碑，凿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槨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庐，下棺以缭绕。”可见，所谓丰碑，其最初的形制不过是墓穴边上所竖的木桩，作用为牵引棺槨以便稳稳地放入墓穴。当时，这木桩的数量也有严格规定，以示地位、等级的不同：

“天子六绋四碑，诸侯四绋二碑，大夫二绋二碑，士二绋无碑。”殡葬结束，有的丰碑也就留在墓地，当时的人或后人就在上面顺便刻写一些有关的文字，作为冢墓的标识。如今存东汉《左元异墓石》上刻有“使者持节中郎将莫府奏曹史西河左表字元异之墓”的字样。其质料也逐渐以石代木，成为真正的“丰碑”，后世又称为神道碑。正因其最初是用来悬棺下墓，所以，直到东汉，墓碑的上部仍凿有一个圆孔，称为“穿”，并刻有数道阴纹贯通于“穿眼”，“尚存古制引绋之意”（王惕甫《碑版广例》）。如今曲阜孔庙碑林中，有一块东汉的《孔谦碑》，形制就与其它古碑不同，碑的中上部有一个圆孔。赵翼《陔余丛考》“碑表”中解释说：“古碑皆有圆孔，汉去古未远，就有丰碑之遗像。”

由上述可知，最初的“碑”，形制不一，材质有别，其作用大致有三种：“一是立在宫中，用来标志日影，推算时间；二是立在宗庙，用来拴系祭祀用的牲畜；三是立在墓地，用来悬棺入墓。第一种碑后世逐渐发展成为“日晷”，即一种借助日影来记录时间的标识仪器。第二、三种碑，后世人们就在其上顺便刻写一些记载宗庙世系、追述死者功德的文字，逐渐演变为后世习见的庙碑、墓碑。龚自珍《说碑》云：“庙有碑，系牲拴也，刻文字，非古也；墓有碑，穿厖中而以为窆也，刻文字，非古也。”清楚地说明了庙碑、墓碑的由来。

在墓碑上刊刻赞颂文字，纪述墓主生平事迹，替墓主树碑立传的习俗，大概产生于两汉时期。其实，早在先秦时就有刻石纪事铭功的做法，但其时人们并不称之为碑。目前，我国发现最古老的有字刻石是春秋晚期秦公一号墓中的石磬，上面刻有大篆16字：“天子匡喜，龚趯是嗣，高阳有灵，四方以鼎。”另外就是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战国时的石鼓。“石鼓文”即因字刻在高与直径